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俗話傾談 第四卷

**饑荒詩** 明朝之時，景泰五年，陝西省大饑荒。皇帝使一個大官叫做周文襄往陝西開倉賑濟。既到之後，回覆一道本章奏上，並吟詩兩首，送與朝臣一看，云：「其詩語語傷心，能使人滴出眼淚。算寫盡淒涼苦楚之景矣。」

其第一首曰：

蕭蕭行馬過長安，滿目饑民不可看。  
十里路埋千百塚，一家人哭兩三般。  
犬銜骸骨形將朽，鴉啄骷髏血未乾。  
寄語當朝諸宰輔，鐵人聞著也心酸。

又第二首云：

艱難百姓也堪悲，大小人民總受饑。  
五日不燒三日火，一家關閉九家籬。  
只鵝只換三升谷，鬥米能求八歲兒。  
更有兩般堪歎處，地無荒草樹無皮。

將此二詩常時吟詠，可以止驕奢，可以省浮費，可以養靜氣，可以息貪心。想到此饑荒難捱之時，安有心唔肯知足之理。

### 瓜棚遇鬼

滄州河間縣，土名上河涯，有一人姓陳名四，年方二十二歲。家貧未有娶妻，以賣瓜菜度活。

一晚，往瓜園看守。時值五月初三四，月色微明，望見園邊樹底似有四五人來往遊行，相聚而語。陳四思疑此等腳色唔通，想來偷瓜，雙手執住一條青蘭棍，藏身密葉之內，觀其動靜。忽聞得一人曰：「我等且去瓜園一遊，行嚇瓜地，聞嚇瓜花，睇嚇瓜仔。你話如何呢？」一人曰：「唔好去，唔好去。衰起番來，遇著陳四，被佢嚇死，重反為不美。」其人笑曰：「你既死了為鬼，重要再死一回麼？只見人怕鬼，有乜鬼怕人。你真正細膽咯。」彼鬼曰：「你咁大膽，唔駛怕人，又何以唔敢白日出現。」此鬼曰：「你真正尖利，一句頂住我。但我怕他人，不怕陳四。」彼鬼問其故，此鬼曰：「我於十日前，曾經入土地祠，見陰司勾魂票到，有陳亞四之名，不兩日要死。遲得幾晚，陳四與我等攜手遊行，怕佢甚麼。」又一鬼曰：「你只曉得講鬼話，知一不知二。陳四唔死得咯。」此鬼笑曰：「包你咁長手腳，何解緣由？」答曰：「我昨日入土地祠，見案上有一角文書，係城隍發來說，陳四老母近日做一件陰功，添多十二年壽。」此鬼曰：「點樣陰功法？」答曰：「陳四鄰屋有一個財主婆，失了錢二千，思疑大婢偷去，日日鞭撻。話要認了便罷，若不肯認，要打死為止。（若係自己仔女偷去，未必打得唱淒涼。）婢之父聞之，怒曰：『如果我女做賊，要將他投於海中，不使生於人世。』」此婢日夕悲啼，進退無路。

陳四老母不覺傷心，代為憂慮，其偷與不偷，尚屬無憑，但有死無生，實為可憫。想得一計，將自己衣裳首飾盡行押去，得錢二千文，捧向財主婆處告曰：「我老身前數日人來你屋，並無人在此，見有錢百餘乾，堆在地上。忽起貪心，竊取兩疋。以為咁多錢數，未必記得分明。不料查察起來，疑婢所竊，將他毒打，心有難安。老身前世唔修，致今生窮苦唔通，重結此冤債，待來世酬還麼？今將錢數交還，望你寬容大量，赦我一時之錯，勿計前非。」財主婆曰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又不知老老婆。既是拈去，若繫緊支，何妨借用。今既交回，事經明白，我不怪你無用懷漸。」話完兩別。灶君將此事上奏於天，玉皇大帝將此事發落河間縣城隍注簿，查得陳亞四老母前世唔修，今世應要有仔養老，孤零獨立，苦楚難當。其子陳亞四，壽該二十二歲，注於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初六日死。今既有此件陰功，應將其子添壽一紀，長多十二年命，以養此婦終身。你都唔知頭尾。想陳亞四遲幾晚共你遊行，唔怪得你咁快活。」此鬼曰：「嘅！嘅！數日之間，又是一場變卦，方信閻王簿上有添有改，都無梗板寫法也。」

陳四聽到此言，不覺咳嗽一聲，數鬼忽然散去。陳四聞言又驚又喜，終夜思量，方知陰功可以補壽，藥物不能補也。陳四初時見老母托錢交回於人，一肚怒氣。聽了一番鬼話，方知老母救人之故，怨氣皆消。又細想起來自己命短，得母一善，能添一紀。十二年後，又要死亡，有何長策？不如我自己立志，日日去修，到了十二年，其功不少，玉皇大帝又將我壽數加增。壽愈增，我善愈積，將來有福有壽，有子有孫，亦人生之大想像也。但家道貧難，難做救人之事。細思：「善莫大於孝。」

能盡孝道，莫大之功。於是歡喜奉承以待老母。其母又安享八年而死。

陳四此時取妻生子矣。後修善行，晚年福壽而終。

世界之間，有修善而見報者，有修善而不見報者。

非無報也，報之而人不覺也。假使當時鄰裡盡知陳四老母救婢一事，眾人必曰：「亞四老母咁好心，好之又唔見有好處。亞四並非發財，並非發貴，亦不過挑瓜賣菜，辛苦度日而已。何嘗有，點樣榮華呢！」誰不知，唔係做個點善心，想有個仔賣菜，奉養老母而不可得。若非瓜棚遇鬼，或曉得前生今世，禍福原由。世界事許多難解之處，而鬼神消息，有大算盤，不外添補扣除，統前後其計之也。

### 鬼怕孝心人

晉陵城東門外，有一人姓顧名叫亞成，生子，娶媳婦錢氏。

其子遠出僱工，錢氏在家十分孝順。

適順治十三年，城之東，便大起瘟疫症。轉相傳染，有一家死盡者，有一巷僅留數人者，親戚不敢過門探問。顧成亦染此病，一家八口，病在牀中。未起症時，錢氏歸寧母家一月之久。一日有婦人報到曰：「亞嬌，你翁姑個處，時症大行，一家之人，俱受重病，做乜你唔去歸睇睇呀？」錢氏聞言大驚，面變憂愁之色，歎曰：「相離甚遠，我點得而知。」即捲起袱包，辭別父母。老母留住曰：「女呀，你唔好去個的。唔係別樣病，係叫做有牙老虎。你偏回去，若撞板起來，連你都死乾淨咯。」錢氏曰：「唔係得老母憂，但男子娶妻，無非為翁姑生死之計。（曉得大道理。）今者有病不歸奉事，與禽獸何異。女今要去，就係死亦甘份。父母不用掛懷。」（人話忠臣不怕死，我話孝婦不怕死。）父曰：「照你講起番來大條道理。況且生係巨人，死係佢鬼。在父母亦難強留。」（父親甚明白。）錢氏起行，老母送出村外，流淚囑咐曰：「女呀，你要去即管去，至緊要知避忌，須買的蒼朮，塞住鼻哥方好。」錢氏曰：「謹遵老母所言。」遂分手而去。

錢氏望在路直走，想即時見了翁姑之面，方得心安。將歸到村邊大社壇，家中病者似見一鬼，自外走人來報信，形影惶急喊各鬼曰：「我等快的走出去，不宜在此也。」眾鬼問其故，報信鬼曰：「今者孝婦歸家，諸吉神皆擁護而來，我等再留，有些不便。」各鬼慌忙失色。有的想縮入牀下底，有的想躲埋門角頭。報信鬼曰：「唔做得，唔做得，張須被佢睇出，你唔走，我去咯。」

報信鬼即奔，各鬼跟隨而出。

錢氏入門，病者俱能起坐。錢氏先到翁姑牀前問曰：「公公呀，婆婆呀，病得咁淒涼。新婦都唔知到，有失奉事，罪實難容。有請醫藥先生來調理否？」家婆曰：「此等病症，有誰人肯來探問呢，惟有自己辛苦待死而已。我斷唔估得見你咯！」錢氏曰：「如今病體如何呀？」翁姑曰：「一連幾日辛苦，都唔話得過你知。頭又重，喉又乾，口又苦，心腹又飽脹，腳骨又暈倦。欲轉側

不能，欲起身不得，實在一世唔病過咁淒涼。如今忽然間頭見輕，喉見潤，口見涼，心腹見自在，腳骨見寬舒。可以起得身，可以移得步，你話奇唔奇呢！」

（瘟疫鬼去了。）錢氏大喜曰：「公公，婆婆，我扶你出去，中庭坐嚇。」家婆曰：「好呀！好呀！我睡倒牀中，迷迷糊糊，好久不知天地，出去看嚇日頭在那處。」家公曰：「我都想出去。」錢氏遂扶兩老人出坐。家公歎曰：「怡凳生塵，蛛絲掛滿簷前咯。」家婆曰：「你瞧神樓上個的燈盞被老鼠拖跌在地呢。」錢氏又扶眾等，姑叔出來，一齊共坐。有的尚帶歎息聲，有的似帶歡喜色，有的挨住椅，有的扶住台，有的問答懶出聲，有的挨斜伸開腳。錢氏曰：「公公，我去煲粥與你大眾食。」家婆曰：「好久唔聞米氣咯。今日食粥，明朝食飯，可以無妨。」各人曰：「前者唔肚餓，今見餓起來，唔知得咁古怪。」家公曰：「我亦係如此。既食粥之後，出的微汗，個個精神，行動自然，聲音清爽，鄉裡皆稱為奇事。翁姑遂將瘟疫鬼說話傳之於人，男婦聞之，俱化為孝順，此處百餘年之久，瘟疫全無。錢氏所生之子，長大以征戰有功，官居武職，至今子孫猶昌盛焉。」

### 張閻王

乾隆間，浙江杭州有一秀才，張繼興，素無品行，欺壓鄉鄰，醜事多為，人皆笑罵。

一日，去探一朋友。聞得某村有一婦人做鬼婆，能呼神召鬼，各婦女信而問者無數，咁多人。張繼興與友亦去看其舉動。

正值鬼婆焚香作法，說出鬼聲鬼氣，鬼模鬼樣，講鬼話，養鬼迷，眾人亦以為真鬼來也。各人拱立靜聽，惟恐不誠。張繼興一見，勃然大怒，走上前以掌打其嘴巴曰：「你妖言惑眾，欺騙人家錢財。若係我做閻羅王，必要扭斷你個頭。」各人睇見，掃興，掃興，索然無味，俱散而去。（補一來散常）遲得幾日，此鬼婆頸上生一大疽，變成斷頭瘡而死，人人驚異。遂稱張繼興為張閻王。

又數年，張繼興得病，魂夢之中，見有兩人如官差一樣，素不相識，請繼興同行。走到一間宮殿，闕朗輝煌。左右兩神捲簾而坐，中間一神垂下竹簾，面不得見。張繼興問：「神帶我到來有何吩咐？」神曰：「有一個鬼婆告你，因此召你而來。你怒罵鬼婆之事，道理甚公，原無冤枉。但你亦非正經人物，須自將生平作惡，其有多少要一一自認出來。」叫左右與以粉牌，令寫其上。張繼興執筆直寫完兩個粉牌，尚覺未荊神曰：「只此數條罪有餘矣。照你自話，應得何罪？」張繼興想了好久，答曰：「應遭雷打。」神曰：「罰猶未足，當打三次。」

捲起中座簾，叫繼興抬頭一望。看見中座神像嚴然自己相貌，方醒悟前身即閻王也，因有過失，又罰轉世為人。一息間，兩差役又來送張繼興回裡。忽然大驚，如夢初覺，汗流遍體。盡日思量，想起根底原深，只因肆無忌憚，以至罪大惡極，當受雷誅。枉費半世讀書，自稱明白，與聖賢道理大相反背。更有甚於庸俗之流，生受人憎，死遭鬼責。自思堂堂七尺有志男兒，豈甘為不善之徒，空生世上。就是從前既錯，悔亦難追，而今做過一日好人，猶得謂不甘於自棄。立定此意，回頭是岸，決志不移。

自後一洗前非，改惡為善。忽一日，雷電交作，將繼興震死於地，既而翻生。又數月，看戲於台下。又雷聲至，繼興知打自己，叫眾人急急行開。話未完，果然震死，未幾回生，慌忙而歸。在鄉間教館，細心教導，苦志慙慙。又聞雷響之聲，雷鼓震，張繼興恐怕第三次定必打死，斷難活矣。因走避入黑漆台下，霹靂一聲，盡燒被鋪蚊帳，而繼興得生。張繼興心知劫數已過，仍復勤於修善，苦習文章。三年又中舉人，安享一年而死。

張繼興常將自己之事勸人，肯直認不諱，話得久留人世者，改過之力也。

陰間有一殿閻王張繼興之前身，或十殿之一也。

因有不謹，率意而行，判斷多差，受罰再生人世。假使繼興一向能不作惡，好事多為，其前程豈可限量。

或做進士，或做翰林，亦未可知。至於打罵鬼婆，理之正者。而自己所行，諸多不正之處，誰敢向而罵之。

繼興自己係秀才，只知罵人，不知罵自己矣。非但不知罵自己，並不知自己有過惡處也。然自己不知，而鬼神知之，而且記之。菩薩語你惡，似乎誣賴你，叫你自己寫出罪狀來，都算公道。兩個粉牌寫之不盡，生平之作事，勇於見惡，必為自認，甘受雷誅。菩薩以為未足，要誅三次，方可抵其凶橫。嗟！嗟！人生在世，幾十年間，好人唔做，偏做醜人，是何解也？

殊不知，你舉拳頭以打人，雷公磨定斧頭以待你；你用毒心頭以謀人，雷公睜開眉頭以看你。任你做，任你暴，天地自然有分數。世事到頭終有報，天倉滿係掘頭路。觀張繼興之對兩神招認案也，此時無惡氣矣，而且低頭心息矣。若使既醒之後，依然不改，恃勢行兇，雷公必打死他。第二世要打，第三世又打，以滿三世雷誅之罰。可幸，繼興能知既往之非，勇於為善，將功贖罪。菩薩亦鑒其心，初打一次死而復生，第二次又打不死，第三次打，幸而免焉。非雷公怕漆器也。

譬如父母打仔，其仔如果真知錯過，悔罪心誠，縮入牀底，避之父母，亦有時忍住手而不打者。雷公能使山崩地裂，大樹破開，何況小小一張漆台，斧頭不能用力麼？因見繼興有改過之心，知其誠切，故免其死。

至於後來又能中舉，做過好世界，此是繼興從苦海跳出來，尋上岸也。「所以人要修行，修整爛船，修整爛命，肯修未嘗不好。如張繼興以閻王轉世，其命定必好過常人。無奈作得多惡，要受雷誅三次，其命可謂又爛到極矣。竟然不死，掩過時災，以勇於為惡之心，變而為勇於為善，真算大英雄、大豪傑、大力量、大手段之人，比不同別人。既錯之後，將錯就錯，任由錯到底，拚作一鋪爛也。」